

论自爱与火药

鲜花炸弹

我对混沌的热爱是一种炽热的激情——一种释放紧张感的霰弹枪，撕裂了情绪抑制的征召。生死交替重叠，歌舞升平，自生悲剧，摧毁了永生的终极无聊。随着每一次死亡，我都沉浸在一股悲伤的情绪中，我从中重新出现，庆祝生命，从未来主义永恒的破产承诺中解放出来，并随着暴乱的愤怒向四面八方爆发。我放弃了极权主义和平与安全的安宁摇篮曲——一种为应对社会内部不合规的变化而创造的正常化的人造物。我拒绝秩序——就像西方文明公社所强制执行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有感情的生命被视为机械的生产单位，那些不符合文明标准的身心能力的人被边缘化，被社会嘲笑和处置。

为此，我赞扬混沌及其对每一个神灵和政府的所有对抗性敌意——从道德机构到最高的技术进步教堂。如果虚无主义是拒绝一切高于个人的东西，那么我会欣然接受它作为我自己的东西。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将自己视为混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我要摆脱悲伤情绪的洪流来庆祝生活，那么我有什么生活可以对所有试图剥夺我生命的人不怀敌意？我想推动边缘。我想超越公社、社区和所有其他提供药物和平以换取危险冒险的意识形态的窗帘。

如果虚无主义意味着超越建造墙壁和安全院落的工人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我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随着每一次海啸的节奏跳舞和唱歌，用残骸创造艺术。我唯一的悲剧是我生命中的那些时刻，我屈服于我破碎、混乱和残疾的信念。但是那些片刻的死亡现在让我重新发现自己，让野蛮的表情淹没了每一次情绪控制，就像秘密的植物群冲破沥青一样。凭着火药般的情愫和发起初吻的勇气，我在那些使礼节倒塌的象牙塔中找到了自爱；我的忧郁和愤怒可能是化学品依赖和逃逸经销商控制和调节的有利可图的目标，但他们就是我！它们是我存在不可或缺的元素——对我周围环境的知情反应。即使我有时发现它们很困难，我也会像拥抱自己一样拥抱他们的存在。虽然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很困难，但我不是一个该死的化学逃避科学项目；我仍然是不服从的化身，肆无忌惮的情绪的流动性，海啸的虚无主义诗歌。我不赞成为了维护从属文明的普遍和平而服从行为奴役！我没有平息我的愤怒或平息我的绝望，而是把社会所有的耻辱和同侪压力都放在棺材里，在我的脑海里排成一堆篝火。而在它们被焚烧的过程中，我会带着钦佩的微笑仰望星空，因为它们是文明治理所无法企及的耀眼之美。

无论好坏，我都是我，完整的我，一场风暴，活生生地呼吸着，直到我与尘土和无限的天空合而为一。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鲜花炸弹
论自爱与火药

转载

zh.anarchistlibraries.net